

读客 公务员读史丛书 011

读历史，更懂政治，修身治国平天下

讲述中国历史上最高超、最曲折、也最常见的夺权大战

夺权野兽

朱棣

(明朝永乐大帝)

2



张笑天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



夺权野兽

朱棣 2

讲述中国历史上最高超、最曲折、也最常见的夺权大战

张笑天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夺权野兽朱棣.2 / 张笑天著. — 南京: 凤凰出版社, 2011.5

ISBN 978-7-5506-0313-4

I. ①夺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国 - 古代史 - 明代 - 通俗读物 IV. ①K248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42194 号

书 名 夺权野兽朱棣.2

作 者 张笑天

责任编辑 陈 欣

特约编辑 王楷威 吴怀尧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18.75

字 数 290 千

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06-0313-4

定 价 2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第一章 制造借口，把事做绝 /1

朱棣说，朱高炽他们到家之日，就是他出手之时。

第二章 在儿子面前依然要装疯 /22

朱棣沉吟着说：“是要师出有名……”他本想把起事的详细谋划向儿子们和盘托出，又感到时机不到，他们刚回来，不好贸然宣布，他又要干成大事，又要在儿子们面前留下正人君子的形象，别弄得日后不肖子孙也效法他。

第三章 造反前，写血书效忠朱元璋 /42

朱棣冷笑一下，抽出宝剑，在手指上抹了一下，立刻浸出血来。他从窗户帷子上割下一角，铺在案上，写了“朱棣忠于太祖高皇帝”一行血书。

第四章 两三句话，就让部下

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命 /62

到了属官面前，朱棣举着手中的纸单说：“现在我和诸公已是退无可退了，你们看，这是张昺用箭射上来的公文，是皇上一纸密诏的抄本。奸臣当道，欲置我等于死地而后快。我朱棣对不起大家，我一人有罪一人当，因我一人而连累各位，心实不安，我已向张昺他们说明，不关大家的事，如果放了属官们一条生路，我愿意自绑请罪，到南京钟山去，一头撞死在太祖皇帝的孝陵碑上，可他们仍不放过尔等。”

第五章 一口气打下北京城 /82

朱棣和道衍带亲兵数百人出现在北平街头督战，更助长了士气。他带了早已准备好的银子，现场发放奖励将士，这亘古没有过的一举大得人心，燕军士兵个个踊跃向前。

第六章 皇帝痛骂朱棣不是好东西！ /102

朱允炆真是后悔莫及，朱棣要叛，是意料中的事，没想到这么快，早知如此，那次他进京朝觐，就不该让他回去。

第七章 朱棣不把对手当回事儿 /127

朱棣接着说出他的想法，他并不想急于求战。潘忠、杨松是扼守南路吧？这两个都督他都认识，都是有勇无谋之辈，不可怕，朱棣要智取，当先击溃潘忠、杨松，袭取雄县，这叫先断其一指。

第八章 比兵器更管用的是人心 /148

朱棣并不是一点担心没有，他问朱高炽：“你不谙兵法，又没给你留下多少守城的兵，你却敢拍胸说能守住北平，你靠什么？”

朱高炽老实地回答：“回父王，我和娘已经商议过了，娘说，比兵器更厉害的是人心。如儿臣能让北平男女老幼与我同心同德，荣辱与共，那就抵得上十万雄兵。”

第九章 一万人对三十万人，朱棣不怕 /169

李景隆面有难色，在营帐中走来走去，他对一群来叫苦的将领说：“你们都是一群废物，我们围攻北平的就有三十万众，城里守城的老弱残兵不过一万多人，众寡如此悬殊，怎么九座城门一座也攻不下来？”

第十章 用小人治小人 /189

道衍细细体察过，称此人是首鼠两端的人，到处钻营，没有他不打听的事，一句话，小人。殿下还不应该远小人而近君子吗？

朱棣承认法师说得太对了。不过治小人你就不能用君子了，君子只能治君子，小人既能治君子，更能治小人。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人各有千秋。

第十一章 祖宗挡了自己的路，

朱棣照样炮轰 /208

朱棣正得意地在马上观看大炮轰城，忽见城楼上竖起两个巨大的牌位，一个写着“太祖高皇帝神主”，另一个写着“孝慈高皇后神主”。

朱棣惊得瞪圆了眼睛，心里痛骂铁铉这招实在歹毒。士兵们并不在意，更猛烈地发炮。

第十二章 杀谁不杀谁，

账要算得清清楚楚 /230

朱棣心里为之一动，但他却硬着心肠说，她是敌人之女，杀她失什么人心？徐妙锦说：“你没看见吗？多少人都哭了呀！人都同情弱者，女人本来是弱者，你杀了铁凤，传出去，你就成了恶魔，你口口声声的仁义，全都化为乌有了，不信你就试试。人们都会思量一番，跟着这样一个残暴的人走，哪会有什么好结果呢？”

第十三章 龙椅只有一把，

坐得稳才是老大 /249

道衍又进一步分析说，三年来，一些城池，为什么我们总是得而复失？为什么不能很快推倒朱允炆，就因为他还是皇上，人们视他为正统，他坐在那，即使是牌位，是尸位素餐，也还是可以号令天下的力量。反过来说，若是殿下占了那风水宝地呢？那朱允炆不过是流寇，是丧家之犬而已，不会再有人拿他当回事了。

朱棣高兴得击掌道：“好极了，马上起兵南下，从今天起，一座城池也不占，兼程倍道，直下南京，我真的一刻也等不得了。”

第十四章 昨天打朱棣的人，

今天照样拜朱棣 /272

一切都顺利，甚至出乎朱棣意料。复信后不到两个时辰，李景隆就出城来到朱棣大营接洽献城了。这一次，他受到了空前的礼遇，朱棣再不像前天他来议和时，像撵狗一样对他了。朱棣在临时主帅帐篷里与李景隆对坐喝茶。李景隆说：“从前多有冒犯，我也是没有办法呀。”

第一章 制造借口，把事做绝



把柄

桂儿被带回燕王府，就被绑起来，徐王妃命令将她锁在靠近马厩的破仓库里。按照朱棣的意思，立即将她悄悄处死，以绝后患。但徐王妃很犹豫，她怕因此彻底伤害了妹妹，而且将无法挽回，永远失去徐妙锦。她没对朱棣说这种隐忧，只是说由她处置。

徐王妃已经详细地听过了李谦的禀报。桂儿去买琴弦时，她早料到了，桂儿可能去传信，但她以为有李谦跟着，桂儿到不了魏国公府，徐王妃倒忘了徐辉祖每天照例要巡行北平一次的事了，好险啊。

李谦讨好地说，若不是他早有防备，这信也发现不了，只可惜信让她嚼烂了咽下肚了，他说自己还是辜负了主子的重托。

徐王妃说，信没送出去就好。看不看无所谓，闭上眼睛也能猜到里面写的是什麼。李谦又问桂儿怎么处置？

徐王妃说，晚上没人时再办，怎么办，容她再想想。她让李谦等会儿把琴弦先给她妹妹送去。李谦觉得有点慊头，徐妙锦是不好对付的，她必然要问起桂儿，可不好搪塞，总得找个理由，李谦问怎么说？

徐王妃也无法自圆其说，便说：“你不是挺机灵的吗？随你编吧。”李谦只得答应了一声，心想，这可是个不讨好的差事。

徐辉祖本来想把朝廷驻北平的几大员都请来，考虑到张信因朱棣对他老娘有救命之恩，怕走漏风声，便缩小了范围，只把景清一个人紧急叫来磋商。景清看完徐妙锦捎出来的信，脸色凝重，他没说什么朱棣装疯的事，倒很担心魏国公妹妹的处境。她必须打发人以买古筝琴弦为名投书，可见她的行动已不自由了。

“现在顾不得她了。”徐辉祖觉得很没面子，刚刚派柳如烟带着他们的奏折进京，认定朱棣是真疯，要求皇上开恩，放朱棣三子回来，他估计，走得慢，柳如烟也许刚到京师，他们就又改说朱棣是真疯，皇上和满朝文武能不说他办事惫怠、荒唐吗？但事关社稷安危，也顾不得这些了，必须马不停蹄地打发人进京，上折子告急，现在看来，燕王必反无疑了，他装得太像了，瞒过了这么多人的眼睛。徐辉祖越想越气，越气越恨。

景清问他，要不要把事情告诉张昺、谢贵和张信，上次可是咱四个人联名上的折子呀。徐辉祖说，他原本是这么想的，临时又改了主意。这是极为机密的事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别人不说，张信对朱棣就有好感。万一走漏了风声，也许会促成朱棣提前行动，非同小可。

景清倒不担心朱棣会提前，至少他要等三个儿子回来，也不知朝廷是不是决定放人了，但愿还没放，一旦放了，就不可逆转了。

徐辉祖说，所以事不宜迟，必须赶在皇上决定放朱高炽三兄弟回北平之前，阻止皇上下旨。景清不无担忧，只怕已经来不及了。因为他们几大员的联名奏章，皇上必确信朱棣疯了，以皇上的善良心地，十有八九会放人。徐辉祖还寄希望于齐泰、黄子澄几个人，以他们的强硬，定会阻挠，也许会对皇上有影响。

景清建议，那就赶快草拟奏折吧，后面把徐妙锦这封告发信作为附件附上。

“好主意。”徐辉祖亲自把文房四宝捧过来，亲手替景清磨墨，请他速写。景清说：“怎么敢劳动国公爷研墨呢？”

徐辉祖说：“当年杨国忠、高力士不也给李太白研墨、捧靴子伺候的吗？”景清说了句：“下官焉敢与李白相提并论！”

徐辉祖说：“景大人是四大才子之一，就是当朝李白呀。就请先生在这草拟，来不及循规蹈矩、四平八稳了。”景清也不推辞，脱去官袍，坐到椅子上，濡墨挥毫开始落笔。

徐辉祖在一旁看着说：“还有一事，这折子关系天下兴亡，不能有半点闪失，不能让信使送，我想……”正襟危坐运笔疾书的景清已明白徐辉祖的意思了，就说：“我去吧。”

徐辉祖笑了，称景公真是个爽快人。他说本来该他去，只是他刚回来不久，再走，会使朱棣警觉。

景清说：“有国公大人坐镇，北平就翻不了天，你是不宜擅动。况且，令妹也必须你出面，才可营救。”

徐辉祖说：“我这个小妹妹是全家人的掌上明珠啊，家父临死时，什么也没说，指着小妹，让我照顾好她，说照顾好她，老人家在九泉下就没有不放心的事了。你看，现在小妹有难，竟是坏在自家人手中。”说到这里，他不由得洒了几滴清泪。景清边写边安慰说：“据我所知，徐王妃对令妹也是很好啊，从小在她跟前长大，不会对她怎么样的。”

徐辉祖说：“按常理是这样。毕竟她手上掌握了可要朱棣命的把柄，她的处境就很危险了。”景清说：“他们未必知道信已送出，我想令妹应该不会有性命之危。”这一分析，徐辉祖的心情轻松多了，他决定暂时装聋作哑，以免打草惊蛇。

这时景清已写好了折子，徐辉祖说：“完了？太快了，真是倚马可待呀。”他接过来看过，说：“很周严，很好，马上就誊清，用印，我去叫人多备几匹好马，我派十个武功好的人送景公上路。”

景清说，带家仆同行就很方便，人多累赘，他反倒不习惯。

徐辉祖说：“这次由不得你了，景公辛苦了，国家到了生死关头了，拜托。”说着深深一揖。景清连忙还礼：“国公太见外了，难道我景清不是吃皇家俸禄的臣子吗？”



燕王的信使

这天上午，方行子刚教完宫斗轻功，宫斗看着摆在石头上的弓箭问，师傅什么时候教他弓箭啊？方行子说，他若能拉开这张弓，就马上教他。宫斗便拿起弓来拉。结果使出吃奶的力气，累得满脸通红，也只开了不到一半，方行子笑了，告诉他，拉硬弓，得先练臂力，举砖头。

她便做示范，两手各托起四块青砖，平伸双臂一点不打弯，不摇不

晃，她放下后，说：“得先这么练。”这时两只乌鸦从头上掠过，在御花园上方飞来飞去。宫斗抬头说：“师傅能同时射下两只乌鸦吗？”

方行子一笑，从地上拾起弓，搭上箭，拉满了弓，嗖地一箭射出，两只乌鸦同时被箭射落，宫斗跳着脚拍手叫好。射落的乌鸦恰好掉在从谨身殿里出来的柳如烟身上。柳如烟吓了一跳，正环顾四周寻找射箭人，听到不远处腊梅树后响起一阵银铃般的笑声。

“是方小姐吧？”柳如烟提起两只被同一支箭贯穿的乌鸦，兴奋地喊了起来。宫斗跑过来，夺走乌鸦，说：“哪来的方小姐？是方师傅。”这时挽弓而来的方行子已经笑吟吟地站到柳如烟面前了。她问候说：“柳大官人一路辛苦啊。”宫斗说：“师傅原来认识他？”

柳如烟这才注意到她又是男装，难怪皇子说“没有小姐”呢。柳如烟开玩笑地说：“她也是我的师傅啊。”

方行子笑道：“我若收你这么笨的徒弟，我的饭碗可就砸了。”柳如烟大笑。方行子对宫斗说，他是柳翰林，她让宫斗先跟小太监们玩一会儿，然后洗一洗，该到上书房上课了。宫斗答应一声，便同守候在远处的小太监玩耍去了。柳如烟打量着方行子说：“给皇上当殿前侍卫，不容易呀，皇上难道没看出你是女扮男装？”

方行子说：“他好像并没有仔细打量过我。你这次是回来替燕王说话的吧？要皇上放朱高炽三兄弟回北平省亲，是吧？”

柳如烟说自己是一身二任，一仆二主，既是燕王的信使，同时也是北平四大员的信差。方行子问他，皇上恩准了没有？

柳如烟说，虽没最后发谕旨，听皇上的口气，出不了这几天就会发朱高炽三兄弟回北平尽孝道。

方行子问：“依你看，燕王朱棣是真疯假疯？”

柳如烟说：“是真疯，我是亲眼所见。”方行子虽没亲眼见，却不相信朱棣这样胸有大志，又善于韬晦的人会疯。

柳如烟嘲笑朱棣：“他是到景家去吊丧时疯的，好多人亲眼见。想不到燕王竟是个英雄气短、儿女情长的人。”

方行子说：“真是这样，燕王是疯在你手里的。”

柳如烟说：“这是从何说起呀？”

方行子说：“你还装吗？景小姐的假死不是柳状元的精心设计吗？”柳如烟明知景展翼会告诉她，却还是问方行子怎么知道的。

方行子说：“你好健忘啊，因为你的心上人如今在我的羽翼下，她不说实话，我会收留她吗？”柳如烟这才不做声了。

方行子仍然固执己见，她终归不大相信朱棣会疯。只有性情脆弱、患得患失的人才容易疯，而他，是属于有雄才大略的人。

柳如烟说：“你我好不容易能见上一回面，怎么尽谈疯子呀，多晦气。”他们相偕走到抚松亭下，拾级而上。

抚松亭四周种植着侧柏和云杉，更多的是黑松，树冠如巨伞，其下的亭子半掩于松柏之中，亭子的名字，显然是取自“抚孤松而盘桓”的诗句，只不过这里可不是孤松。透过稀疏的树枝可见一湖泱泱绿水。

二人坐在亭中石凳上，柳如烟问方行子，他上个月给她写的信收到了没有？方行子故意说：“没有啊。”

柳如烟又遗憾又生气：“还是布政使司的信使呢，这还了得！看我回去不奏他一本，还想不想吃这碗饭了！”

方行子摆弄着大拇指上的翡翠扳指说：“别那么不饶人，为一封私人信件砸人家饭碗，你忍心吗？”

柳如烟急切地说：“那是一封很重要的信啊。”他突然从方行子狡黠而揶揄的笑意里悟到了什么，他指着她说：“好啊，你骗我，你收到信了，是不是？”方行子虽没承认，却嘻嘻地笑，也是默认。

柳如烟说：“你让我好失望，我天天盼有鸿雁传书来，却一直是杳如黄鹤。”方行子显然不想就这个话题说下去，她问：“你去看景展翼了吗？”柳如烟说他还没来得及。她住在方家避难，他一百个放心。柳如烟哪能先私后公啊，进了京城，换了朝服就来见陛下了。

方行子说：“她多难啊，她活着，却不能在人前露脸，她没死，却在遥远的北方有了她的活人冢！你得对她好点，她是为你才这样的，不然，她完全可以去当燕王妃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”

柳如烟有点羞愧地说：“是啊，她都告诉你了？我还以为你不知道真情呢。”方行子说：“她到我家不是走亲戚，而是隐姓埋名长住，她不说这些，我能留她吗？她是为了你不至于被燕王陷害，才这么做的，你有景展翼这么个好夫人，是你一生的福气呀。”

柳如烟很尴尬，他知道方行子是在敲打自己，柳如烟明显地为自己开脱说：“是，你说的是。”

他多少有些赧颜、愧悔，不该在给方行子的信中流露爱慕之心，让

她看不起自己。他试图解释，说他给方小姐的信，其实没别的意思，一是他看到一本《武林志异》，问她要不要。至于他在信里写了些什么，他都不记得了，没有冒犯吧？那天他多贪了几杯酒，酒后无状，聊发醉言而已……

方行子说得更妙：“我一看你的信，就闻到了酒气，料定你喝多了酒，喝醉了酒的人，什么话都不算数。”两个人都大笑，用笑声掩盖了所有的尴尬。方行子催促他说：“快回我家去吧。景展翼是个心很细的人，若知道你回京了，不知要怎样高兴呢。”

柳如烟只好站起来：“你不回去吗？”

方行子说：“我得到殿上去看看，是我值殿，我得去伺候皇上。”



朱棣装疯救子

绵延起伏的长城雄踞北平西北，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。自朱元璋灭了元朝、将元朝残部逐到塞北后，为防他们死灰复燃、南下入侵，一直在这一带设卫所，有重兵防范，过去因为燕王总摄镇北事，他培植了很多亲信。丘福就是其中的一个，他是属于燕王直系的兵马官。

这天拂晓，马蹄声叩击着山路，此时张玉和丘福将军正带一支骑兵连夜向北平进发，远远地已可望见北平城郭。入了居庸关，张玉放慢了马速，他指着路两侧的山岭对丘福说：“丘将军就在这里安营扎寨，一旦城里有事，你好接应，没有殿下之令，谁调动也不要听。”

丘福当然明白，他对朱棣的命令会无条件言听计从。虽然最近朝廷把他的军队划归张昺统辖，但心是划不走的，他除了在朱昺那领粮饷，从来没听过朱昺的。不过，丘福奇怪，殿下是不是疯了？怎么会下这样的令？

张玉讳莫如深地一笑，说：“若像传闻那样，我还有必要来找你吗？不成了假传圣旨了吗？”原来是这样！丘福笑了，说：“你一来，我心里就亮堂了，只是不敢问。”

张玉告诉他，嘴上要有把门的，知道此事真相的不超过十个人，丘福是殿下信任的将领，不然怎么委以如此重任。

丘福让他转告殿下，为殿下，肝脑涂地在所不惜。他小心翼翼地问

起了燕王的三个公子，他们不回来，怕也无法起事。张玉说快了，父亲疯了，皇上能不放人家回来尽孝道吗？此时在南京太学度日如年的朱高炽三兄弟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，每日按部就班地读书、写文章。

这天，三兄弟正在听方孝孺点评他们的文章。方孝孺讲道，文章千古事，唯我心正，文风才正。高炽的文章方正有余，刚气不足。高煦的相反，气势很大，空洞无物。高燧的又过分工于技巧，文字优美当然好，但不可追求绮丽之风，否则那就华而不实了。

这时门外人影一闪，朱高煦眼尖口快，他喊道：“二舅来了。”

方孝孺一回头，果然见徐增寿站在门外。方孝孺说：“哦，是徐大人，快请进。”徐增寿说：“来得不是时候，不敢打扰方先生讲课，我还是在门外等他们吧，下了课再说。”

方孝孺说：“也差不多了，现在就下课。请徐大人进来吧。”说罢，方孝孺往外走，朱高炽三人行礼后，把先生礼送到门外。

回到屋里，三个外甥拥着徐增寿坐下，朱高煦说：“二舅也不常来看我们，我们在这里像囚犯，度日如年呐。”

徐增寿四下看看，说：“别胡说。我来是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的。不过，也不能说是好消息，一半好一半坏吧。”

朱高炽担心出了什么事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徐增寿。徐增寿唉声叹气地说，连他都是刚刚得到消息，他们父王不知中了什么邪，突然疯了，疯得很重。朱高煦不信，这怎么可能！一定是谣言！

朱高炽也不信，父王一向襟怀开阔，凡事都看得开，谁能疯，他也不会疯啊！徐增寿说：“谁说不是。但这是千真万确的，你们母亲给皇上上了折子，也给我写了信来，让我上殿去恳请皇上赐恩，放你们回北平去尽孝道。”朱高炽问，皇上答应了吗？

徐增寿叹口气，愤愤不平地说，齐泰、黄子澄这些昏官，他们疑心有诈，左右皇上，使皇上犹豫不决。朱高煦说：“这帮奸臣！有朝一日，我会像砍瓜一样，把他们的脑袋嚓嚓地砍下来。”

朱高燧说：“我们去见皇上，问他讲不讲仁孝？”

徐增寿说：“你们千万不能轻举妄动，最好是装得什么都不知道才好，你们去见皇上，会适得其反。我还会去谏诤，等着吧，我看迟早会放你们回北平的。”



夺妻之恨

景展翼在方孝孺家书房条案上作画，画了一只孤雁，画面上一片野渌寒塘，衰草遍地，在苍茫的云际，一只孤雁翔于天空……画完了，她望着画面凄苦地一笑，在上面题了“哀鸿”两个字。

忽然背后有人说：“我已经听到了哀鸿凄凉的叫声了。”

惊喜万状的景展翼闻声回头，说：“是你？你怎么会突然降临呢？这不是在做梦吧？”柳如烟伸手在她脸上掐了一下，说：“疼不疼，若知道疼，便不是在梦中。”景展翼忙害羞地向后一闪：“你越学越坏，怎么动手动脚的呢。”柳如烟一揖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忘情了。”

“快坐呀。”景展翼忙给他倒茶，又说：“水凉了，我让他们再烧一壶送来。”说着往外走。

“别忙了，我不渴，”柳如烟说，“说会儿话吧。”

景展翼这才坐下，如醉如痴地一直望着他。柳如烟走到画前，说：“你从前画群虎图，为当今皇上所藏，很有虎气，后来又画群马图，烈马长嘶，好一副千里奔驰之状，又被王爷看中，怎么每况愈下了？画起孤雁来了？”景展翼幽幽地说，自己有国不能投，有家不能回，只有墓碑上有她的名字，其实连孤雁哀鸿都不如啊。

柳如烟望见她腰间佩戴着自己送她的日月玉珮，心里一阵阵发热，他说：“你别难过，还有我呀，至少是哀鸿一双吧？”

景展翼想起了他给方行子写信的事，一阵阵心酸，她凄然地说：“你别跟我甜言蜜语的了，我谁也不指望。”

柳如烟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他故意说：“我这人毛病很多，但我用情专一，我给方行子写的信里就说过……”

景展翼马上接话：“你给方行子写信了？你跟她用情专一？”

柳如烟说：“你扯哪去了，我是说我对你用情专一。”

景展翼不信，用明显不信任的口气说：“你给她写信，谈跟别人用情专一？你骗三岁孩子呀？”柳如烟心想，幸亏自己先发制人，否则还真说不清楚。他说：“是顺便谈到的。我写信给方行子，是告诉她，北平一个武林怪人写了一部书，我问她要不要。”

这倒是景展翼没想到的理由，她面上有了笑容，她问：“方行子回信了吗？”柳如烟说，她这人不太讲究，连信也没回。

景展翼完全放心了，打诨说：“幸亏她不太讲究，不然说不定也像我似的，又上了你圈套……”两个人都哈哈笑了起来，柳如烟悬着的心落地了。柳如烟果然拿出一函书，上面写着“武林志异”四个字，他说：“不管她要不要，我还是给她买来了。”

积聚在景展翼心中的疑云被一阵风吹得无影无踪了，她觉得周身清爽，问他这次回京干什么来了？柳如烟说，她走了之后，北平出了大事，真叫惊天动地，燕王疯了，疯得一塌糊涂，想不到吧？景展翼也恍惚听到了，她问，这是真的吗？为什么而疯啊？

柳如烟说景展翼出走的第二天，朱棣去她家为她吊丧，就在灵棚前疯了，当然是为了她。景展翼才不信。一来她与朱棣没有感情，二来他这种人，有的是女人，不会为哪一个动真情。柳如烟深情地望着她说，世上只有一个能为她发疯的人，就是坐在她对面的人。景展翼禁不住心潮澎湃，她闪了柳如烟一眼，羞红了脸。

方家父女都在宫里忙，又不回来吃饭了，其他眷属也不与他们一起用饭，小餐厅里，只有景展翼和柳如烟两个人吃晚饭，景展翼不断地给柳如烟夹菜。她问：“皇上答应燕王三个儿子回去吗？”

“差不多。”柳如烟说，“世间的事，真是意想不到，燕王会疯了，可惜了一腔大志呀。”景展翼说：“你还为他惋惜？他这是报应！他等于把我逼死了，他不疯谁该疯。”柳如烟说：“我更恨他，我是夺妻之恨……”景展翼用筷子打了他的手一下：“厚脸皮，谁是你妻？”

柳如烟说：“别不认账啊，我下过聘书的。”

景展翼说：“可你又写了休书啊。”

柳如烟指着她挂在腰间的日月玉珮说：“定情之物还在呀。”

景展翼笑了，笑得很甜蜜。



掩人耳目

这已是沧州地面，十几匹快马流星赶月般疾驰而来，这正是景清进京的人马。将近黄昏时分，雾霭沉沉，牛羊归圈，村庄炊烟袅袅，大地一片暮色苍苍。

一个打前站的随从返回，在景清面前下马说：“景大人，前面是桃林铺，大镇子，住一宿吧。”

因为情况分外紧急，景清说：“不是说好了吗？只要马不累趴下，昼夜不息，除了吃饭、喝水、喂马，一刻也不能停。”

随从说，他们没事，大人吃不消啊，昨晚上，大人差点从马背上掉下来，万一有个好歹，他们怎么向国公爷和皇上交账啊。

景清说他这把骨头颠不散架子，又吩咐他们，如果他在马上坐不住了，就把他绑在马鞍子上，行程不能误。这支马队又向前急驰而去，消失在迷茫的地平线处。

徐妙锦并不知道她的信已向南京皇城飞去，桂儿一去不返，令她揪心。她站在院子里，不时地向外张望，这已是掌灯时分了，看守宅子的大兵们也已点起了灯笼。

一个丫环走过来说：“小姐，吃饭吧，桂儿姐不会有事的，她那么机灵，又是和小保子一起去的，两个大活人会走丢了吗？也许是徐王妃那里留饭了。”这怎么可能，徐妙锦苦笑，也不好说什么。

一个男仆忽然说：“回来了，回来了！”徐妙锦高兴得回头去看，只有李谦一个人一扭三晃地走来，脸上还带着笑容。

徐妙锦望望他身后，狐疑地问：“就你一个人？桂儿呢？”

李谦说：“桂儿可交好运了，王妃听说她绣工好，留她在那头绣几天活，让我来告诉小姐一声，若是这边人手不够呢，你姐说了，再拨过几个丫环来伺候。”

徐妙锦怀疑的眼神在李谦脸上扫来扫去，她说：“小保子，你别跟我耍心眼。什么急活，桂儿连回来一趟的工夫都挤不出来了？”

李谦说：“哎哟，这你可得自个问王妃去了。”说罢，他摸出几根

古筝琴弦递给徐妙锦说：“给，跑遍了半个北平城，腿差点跑断了，才算找到这么一家乐器铺子，店名好古怪，叫什么‘声声慢’的。这回我又可以听见小姐的琴声了，真好听，比鸟叫都好听。”

徐妙锦拿着琴弦，一直盯着李谦，李谦赶紧说他还有事，徐王妃又请来两位妙手回春的郎中，正在燕王寝宫里为燕王瞧病，一会还等着他送郎中呢，说有工夫再来伺候小姐。他一溜烟似的逃走了。

徐妙锦心想，弄什么鬼花招！明明是假疯，还要装神弄鬼地请郎中！这一定是掩人耳目。徐妙锦猜得不错，起事前他们必须保持请郎中的频率。燕王朱棣寝宫门外，岗哨林立，门窗紧闭，两位医生从门里出来，徐王妃与周围的人都迎过来，徐王妃问：“不知病势减没减？”

一个医生摇头，他们经手后，已经两剂药下去，如泥牛入海一样，这症候太重了。另一个也说医道浅，已束手无策了。

徐王妃并不在乎，但显得很犯愁地打了个唉声，吩咐李谦拿诊金，送送两位大夫。寝宫里，郎中一走，朱棣疯态全无，又开始伏案写着什么，听到外面有脚步声响近，急忙扔下笔，把写的东西塞到褥子底下，顺手把一条花裙子套在头上，傻笑着在地上扭来扭去。一见是徐王妃进来，朱棣立即停止装疯表演，从头上取下花裙子，示意徐王妃插上门。

徐王妃说：“你把人间的丑都献尽了。还要装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也不知高炽三兄弟到底出没出事，妙锦的消息也不知从哪来的。”

朱棣劝她别上火，不妨再等等南京消息。他始终不大相信朱允炆会这样蠢，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朱棣疯了，对他没威胁了，他无缘无故同时杀燕王三子，这不是要背暴君之名吗？朱允炆也没这个胆量。

徐王妃说：“你既不信，妙锦说出来时，你怎么把持不住，现了原形了。”朱棣叹口气，再清醒的人冷不丁一听，也会不冷静的，他们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啊。徐王妃提醒朱棣说：“这还用说，要不是因为这个，妙锦还会这么做吗？”

朱棣冷笑，那用心可就很险恶了，只有一种推测，她是用这法子试探一下，看朱棣是真疯假疯，如果是假疯，谁能承受得了丧子之痛？何况同时丧三子？徐王妃说她小妹没这么有心计呀，再说，她不至于胳膊肘往外拐吧？朱棣不满地说，有她大哥在后头指使，再乖的人也会变成恶人。徐王妃很反感，却又不能驳倒朱棣。她只能这样开脱，小妹说过，她害怕徐家受牵连，怕父亲的一世清名毁在朱棣手上，她倒也未必